



## 釋桃花石 (Taugas)

岑仲勉

### 名稱之原起

支那震旦之稱，邦人既耳熟能詳矣，尙有別名，自隋迄宋，北達突厥，西至拂瑊，（註一）流行一時，而邦人未大注意者。考東羅馬作家以 Taugas（註二）稱我國，盟昆（Orkhon）河突厥諸碑亦以 Targac（註三）稱我國，雖譯寫略異，然語原同一，世無異議。此名沿用期間，今可知者，最少自隋初（五八一）迄訛薩（Nessa）修史，計六百餘年，顧見於漢譯祇一次，西遊記云：『土人惟以瓶取水，戴而歸，及見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諸事皆巧，桃花石謂漢人也。』彼族胡以此見稱，非徒邦賢少所研究，即西方淵博，亦第意爲揣測，是固一亟待探索之疑問，吾國學子，尤須多負其責者也。

Theophylacte Simocatta 氏（註四）之撰述，約成於六一〇

（隋大業六）年，內稱突厥可汗約五九七（隋開皇十七）年頃，降伏

蠕蠕（Avars），蠕蠕之一部，逃於 Targas，乃突厥之著名拓殖地方，去印度一千五百 Stades，（註五）國強口衆，世界稱最。其又一部已喪失自由，甘於卑伏，投降勿吉（Mukrit）（註六）勿吉者 Taugas 之隣也。又云，突厥可汗既息內爭，與 Taugas 聯盟。 Taugas 之王子，號稱 Taisan，猶云上帝之子也，其國王位世襲，故永無內亂，（註七）崇拜偶像，法律修明，人民安泰。雖因商務繁盛之力，儲蓄金銀甚富，古俗相沿，人民不得戴金飾，有同法律。 Taugas 爲一大河貫流，昔分兩大種，其一喜服黑，其他喜服紅，至現時及 Maurice 朝，黑國渡河，攻併紅國。蠻族相傳 Taugas 之城，乃亞歷山大王既降粟特（Sogdians）大夏（Bactrians）後所築，燒死蠻族十二萬人。彼又傳王曾別建一城，曰 Khoubdan，去 Taugas 不遠。（註八）

### 諸家之解釋

## 甲 大魏說

Klaproth 氏釋云，Taugas 顯指支那，至隋而統一也，大河即長江，隋南下平陳，事在五八九（開皇九）年，正與 Maurice 朝（五八二——六〇一）相當也，Taisan 即天子，亦許是太上之對譯，支那所以稱其王，言極尊也。（註九）按考定 Taugas 爲我國，始自 De Guignes 氏（註一〇）Klaproth 氏更確定之，後來如 Lassen, Yule 諸家，均從其說，惟 De Guignes 以爲大魏之轉訛（註一一），Klaproth 則未置一辭，然史有元魏，無大魏，白鳥氏已辨其非。（註一二）

## 乙 唐家說

夏 (Hirth) 氏認此名爲唐家對譯（註一三）按李唐建國，始五十八年，核以年代，殊不可能，玉爾 (Yule) 氏早已言之，縱不論年代，而 Sinocatta 所記事，究於唐史無相當之比對也。

## 丙 大賀氏說

譯文證補二二上敍貨勒自彌王之言，選譯此名爲大賀氏，且爲之說曰：『多桑書字音如曰唐喀氏，義不可解，其所謂唐，必非唐宋之唐，及注西遊記，有謂漢人爲桃花石一語，循是以求，乃悟即契丹之大賀氏也。蒙古稱中國爲契丹，今俄羅斯人尙然，唐大音近，法文於花哈等音，每訛爲喀。西人譯波斯史誌帖木兒事，爲唐喀氏，汗即契丹皇帝遣使於帖木兒，考其所載年分，爲明洪武三十一年，正傅安等被留導游之時，因知唐喀氏之稱，由契丹而來，西人考古錢之書，有契丹錢，鑄於宋仁宗慶歷三

四年間，云錢上有唐喀氏字音，是知契丹盛時，仍沿大賀氏之舊稱，故鄰國亦以是稱之。』王國維氏西遊記注採之，此緣未知 Taugas 之稱，早行於隋初，故有是說。夫契丹起源，說者雖或上推至西晉末葉（註一四）然隋唐之際，猶是東隅未族，未足爲我北門梗，視五代天水間之契丹，情勢迥殊，外人何至取彼氏族，概吾大國，况突厥碑文明將 Kitai（契丹）與 Tabgac 并書乎。若歸咎法文哈喀之變，更非探本之論。蓋洪洪說之誤會，半由貨勒自彌通使恰在西遼底定後而起，要其不克成立，則視唐家說爲愈確矣。

## 丁 託跋氏說

白鳥氏以爲即託跋（註一五）對音，略謂託跋古讀如 Takbat 或 Takpat，在聲音上雖微有差異，然蒙古語系之 g，發音甚微，殆與 h 相近，故中國人於 Tabgac 之名，僅聞若 Tab-hac 或 Tabac（註一六）稍後（註一七）伯希和 (Pelliot) 氏亦提是說，但又謂對音不精確，不敢以爲必是。（註一八）按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二二云：『案禿髮之先，與元魏同出，禿髮即拓跋之轉，無二義也。古讀輕唇音如重唇，故赫連佛佛即勃勃，髮從父得聲，與跋音正相近，魏伯起書事魏而抑涼，故別而二之。』陳毅魏書官氏志疏證云：『考舊唐書吐蕃傳稱，禿髮語訛，謂之吐蕃，吐字土聲，是禿字北音與拓音爲土正同。……今據本書禿髮爲孤傳稱，八世祖匹孤子壽真產被中，乃名禿髮，其俗謂被覆之義，（晉書載記禿髮烏孤傳所記略同）又源賀傳稱賀爲禿髮，傳枝子，世祖自謂與賀同源，唐書

宰相世系表源氏下，亦稱禿髮，爲魏聖武帝長子足弧七世孫。錢氏之說，不爲孤證矣。」（註一九）由錢陳二說，則託跋吐蕃爲同名，白鳥氏排棄此說，實緣先假定「Taugas」爲託跋對音（註二〇）其考證方法，悖乎論理，所引柔克義（Rockhill）氏吐蕃卽藏語「Thub-phod」之反證，理由亦弱。（註二一）若夫聲音差異及不能精確，則白鳥、伯希和兩家固自承之，無待繁論矣。

抑嘗考之，九世紀末回教撰述稱西藏爲「Tbt」（註二二）伯希和氏又言盟昆河突厥諸碑稱西藏爲「Tüpüt」（Tüpob Töpüt 或 Töpöt）敦煌遺書有十世紀末漢語吐蕃語合璧字書，其中西藏語「Pod」之對稱爲特番，讀若「Dakhw'ad」，似與禿髮（「Thuk-pw'ad」）一名相接近，總言之禿髮吐蕃「Tüpüt」，Tibet 數名，或皆爲同一名稱之異寫。（註二三）按託跋之古音，白鳥氏擬爲「tak-bat」或「tak-pat」（註二四）伯希和氏擬爲「thak-bat」（註二五）核與大食撰述之「Tbt」漢蕃字書之「Dak-pw'ad」殆完全脗合，伯希和氏釋「Taugas」發表於民元，釋吐蕃發表於民四，而後文又未辯及錢陳二說，突厥碑既「Tbt」與「Tapqat」並列，是「Taugas」卽託跋之假定，非爲定論，經比證而益明矣。

#### 戊 其他

此外余所知者，如霍（Howorth）氏比定「Taugas」於大食語之「Ta-gaz-gaz」（卽回紇）及西遼史之「Tamidj」（謂卽 Uighuristan 回紇地也）黑紅兩種於黃紅喇嘛（註二六）忽略史實，更視大賀氏爲不

經喇（Radloff）氏以「Taugas」爲固有名稱，而在突厥語中，又不得其解；（註二七）張星烺氏以爲大漢（註二八）其說之有憾，與大魏同，凡上所述，余均不能表示若干之贊助。

#### 現在探索之根據

嘗細讀 Simocatta 記載，蠻族相傳「Taugas」之城，爲亞歷山大所築，則「Taugas」得爲城名。伯希和氏曾謂亞人習慣，常將都城國號混爲一，或是都城，不足爲異，從前有人僅限此名爲一城名，實不見有何種理由云云（註二九）余以爲此固未必是普通之城，但苟有一城在，其重要足與國都相比，並且嘗爲割據者所建號，則外人未必不以此稱我國之一部也。記載又稱，相傳亞歷山大別建一城，曰「Khubdan」，去「Taugas」不遠，既距離不遠，則「Khubdan」可爲「Taugas」所屬，霍氏乃斷爲非「Taugas」之一部（註三〇）亦出武斷。竊謂由最初記載觀之，曰築「Taugas」之城，則此辭可爲城名之證。一曰別築一城名「Khubdan」，反映「Taugas」亦是一城，則此辭可爲城名之證。二而世之學者，泥爲國稱，遂專向王朝氏族中求其解矣。

西元之前及其初葉，外人對我國，有支那（Serica）兩派名稱，東羅馬書又有向分兩國之記載，循是以想，「Taugas」之名，當起於兩漢以後，易言之，卽六朝時代，是也。此期之始，五胡亂華，南北分裂，漢族聲威，視前遙墜，北方諸姓，託跋享國較長，但爲氏族之稱，非是城號，然則舍此

107768 以外，須有一歷史較悠久位置較重要之地方，乃足遠傳西北，爲外人稱道，要亦不限如伯氏所云，徒於六世紀中求之也。（註二）

### 敦煌之歷史上地位

漢武帝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置酒泉（舊肅州府）武威（舊涼州府）張掖（舊甘州府）敦煌（今縣）四郡，據玉門、陽關二關。西域既通，使輶漸密，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今羅布淖爾），往往起亭。兩關之外，分南北道，南道西至莎車，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北道西至疏勒，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故李廣利伐大宛而敗，天子使使遮玉門不許進，去胡來王怨都護弗救，東斂玉門關，玉門關不納，又嬉羌去漢最近，鄯善西域門戶，烏壘都護建治，縣度南道險要，以及康居五小王，大月氏五翎侯，漢書西域傳皆特書去陽關若干里，可見兩關爲漢代西北第一重門戶，西域往來所必經，而此兩關固當日敦煌郡之轄地也。（註三）越在東漢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和帝承元間，置護西域副校尉，亦居敦煌。安帝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招撫諸國，隨朝廷不欲西略，祇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示羈縻。北虜益張，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順帝永建二年，敦煌太守張朗與班勇合破焉耆。陽嘉四年，敦煌太守徐由遣疏勒王臣槃發二萬人，擊破于寔，同年，發諸國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車師後部。桓帝元嘉元年，敦煌太守司馬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國吏

士四千餘人，救伊吾屯城。二年，敦煌太守馬達（註三）令西域長史王敬執戮于寔王建，旋敦煌太守宋亮又開幕于寔，令自斬輸虜。永和二年，敦煌太守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克敵全師，立石紀功。沈銘彝後漢書注又補云：「陳忠此疏後，西域出師，皆敦煌太守領兵，」則敦煌官吏兼指揮及監護西國之權。又如建武二十一年，諸國與敦煌太守裴遵檄，願留侍子，漢廷許之，侍子遂留居敦煌，則敦煌亦爲藩人僑居之地。西晉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敦煌郡下引舊記云：「國當乾位，地列艮墟，水有縣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川無蛇虺，澤無兇虎，華戎所支一都會也。」又晉書地理志涼州八郡，敦煌戶六千三百，爲諸郡最，當日繁盛，略見一斑。典午失政，涼張世守，南北路阻，西域商貨，多聚隴西（註四）敦煌一地，屹然重鎮。（註五）符堅建元之末，徙江漢之人萬餘戶於敦煌，逮郭騰寇武威，武威、張掖已東人西奔敦煌，晉昌者數千戶，西涼李暠建號敦煌，文物稱盛，復修敦煌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虜，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其奉晉表所由云：「郡大衆殷，制御西域，管轄萬里，爲軍國之本也。」（註六）法顯之遊，西至敦煌，（註七）智猛之遊，出自陽關，（註八）曇摩蜜多傳云：「遂度流沙，進到敦煌，於閑曠之地，建立精舍，植椶千株，開園百畝，房閣池林，極爲嚴淨，頃之復適涼州。」（註九）北涼道朗大涅槃經序云：「天竺沙門曇摩識者，中天竺人，……將乘運流化，先至敦煌，停止數載。」（註四〇）蓋至晉末宋初，其地非徒來往咽喉，且爲外客停驂翔而後集之所矣。魏書一〇三世祖太延（四三五—四三九）

中，董琬等奉使，具言見聞，計出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一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隋書六七表矩西域圖記序云，『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矩又嘗處敦煌以引致西域，可見下暨隋代，西行發軔，猶始敦煌。迨隋末唐初，玉門東移，（註四一）行人多走北山戈壁，取道伊吾，敦煌之重要地位始以喪失。綜上觀之，自武帝開四郡起，敦煌握北門之鎖鑰者，最少可六百載，其歷史如是久且要，外人叩關投止，因以初到之封境爲稱，漸乃變成國號，固自然而然之事實矣。

### 敦煌爲譯名

武帝所開四郡，武威之義，觸目而通，無待再釋。張掖，應劭曰，『張國臂掖，故曰張掖也。』酒泉，應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也。』命名所由，學者亦無異議。惟敦煌，應劭曰，『敦，大也，煌，盛也，敦音屯。』（註四二）何所取義，疑莫能明。藤田氏所以謂其說不可信據也。（註四三）敦煌二字，既不能於漢文求其義解，則許是當日土名。（註四四）況夫敦大之敦，舊讀都昆切，此而音屯，可疑者一。六朝以後，書敦煌常加火旁作燉，似本無義解，可疑者二。漢書西域傳，『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是開郡以前，先爲月氏有，復爲匈奴有，土名者外名也，申言之，敦煌之稱，應如饅得、驪軒之類，爲當日譯名而已。若夫 Kingsmill 氏擬敦煌之原音以 Tana-Yarsha，義猶廣照（wide-shining），且謂其地爲

阿利安語最東境界（註四五）似據應氏誤解而再生揣測者，不足信也。抑吾人須知者，敦煌既爲譯名，究本自大月氏語，匈奴語或其他中亚語，今不可知，東羅馬、突厥、西亞之譯名，其爲間接本自我國之「敦煌」，抑直接本於以上各語，今亦不可知，展轉重譯，對音之不能十分脗合，無怪其然矣。

### Taugas 爲敦煌對音

敦，應劭音屯，則爲濁音發聲，安敦之對曰 Antonius，可敦之對曰 Katun，又波斯、大食之作者，通書 Taugas 如 Tangadj 或 Tangaz（註四六）tan 與 tan 皆 ton 與 tun 之轉也。（a 與 u 可轉變，例如阿耨尼與烏耨。）煌皇同聲，南印度之建志補羅（Kancipura）漢書地理志譯作黃支，是爲以喉音寫顎鼻音之例（註四七）今使 Taugas 之 ga（s 乃語尾，可不論。）原失去，收聲（例如我國讀契丹，而突厥碑作 Kīai，歐人作 Cathay，又如後漢書之安敦，袁宏後漢紀作安都。）則 ga 可讀 gan，唯 g 與 k 往往通轉（例如拉施特繙南家爲 Nankās（註四八）是 ga 得爲 kan 之變而與煌相對。又試取桃花二字，各附以 n 收聲爲二合音讀之，亦與敦煌無異，此 Taugas 一名得爲敦煌對音之證也。伯希和氏云，現在新疆回教徒職位中，有 Tabghah 及 Tanghah 名稱，尙未明其故（註四九）按國史中有敦煌行事，敦煌護軍等號，回教勢力，蔓延西北，即此例彼，意者上項回教徒職務，原涉及敦

107770  
煌或漢族，故膺是稱歟？

## 歐史中可比定於 Taugas 者尚有兩名

Taugas 應爲敦煌之直譯或間譯，既如上述，然余以爲 Simocetta 以前之歐洲撰述，尙可尋出兩名，與 Taugas 相比定，此論中外人士未嘗發之，苟經闡明，則與 Taugas 卽敦煌說，大足互相疏證，因條述拙見如次：

(1) Strabo 書之 Tokhari 氏，希臘地理學者也，約生當前元六三（漢宣帝元康三）至西元二五（光武建武元）年，其書謂侵入希臘人所建 Bactria 王國之 Scythae 蠻族，爲 Asii, Pasiani, Tokhari, Sakarauli 等四種。Tokhari 卽後來高僧傳之觀貨羅，魏書之吐呼羅，隋書之吐火羅，學者意見，已爲一體，惟究與漢史上何種相當，則未能一致，大體有

(1) 大月氏、大夏之二說。前說爲 Rémusat, Lassen 諸家所提唱，至 Richthofen 爵士而主張尤力，後說則馬迦特 (Marquart) 氏主之，此關於大月氏問題，牽涉滋廣，余方作專篇研究，非千百言所能盡。惟今可先斷言者，大月氏西擊大夏而臣之，明著於史，漢史記此說，本自張騫，騫當日實身臨其國，與傳聞迥異，使 Tokhari 而爲被征服之大夏，則 Strabo 氏記爲侵入之蠻族，適得其反，故余敢主張前說。

(2) 大月氏之原住地。關於此節，東洋學者如白鳥、桑原、藤田等，

各據舊說，爭議紛然，今亦不能一一論列，唯大月氏故地，史漢明記四條：

- (a) 『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史記一二三）
  - (b) 『本與大月氏俱在敦煌祁連間，小國也。』（漢書六一）
  - (c) 『大月氏本行國也，』……本居敦煌祁連間。（同上九六下）
  - (d) 『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同上）
- 謂敦煌爲大月氏故地之一部，應無異議。
- 今試依 (1) 之假定，Tokhari 卽大月氏，又依 (2) 之舊說，敦煌爲大月氏故地之一部，是侵入 Bactria 王國之蠻族，其一卽來自敦煌之 Tokhari 也。to (觀吐) 如加入 n 收聲則爲敦（如安都與安敦），西元初期，外語帶 r 收聲者，漢譯往往以 n 收聲字表之，故 Khar (貨呼火) 變而 Khan 則爲煌，然則 Tokhari 非他，易言之，卽『敦煌人』也。蓋 Tokhari 族先居敦煌，故其地得有 Tokhar 之稱。（註五〇）漢取族以名地，遂爲我之敦煌，Strabo 氏所記乃其族，我稱大月氏，彼稱『敦煌人』，又我初譯爲敦煌，再譯爲觀貨（羅）吐呼（羅）及吐火（羅），論乎名原，皆二而一者也。中西史對讀，外人知大月氏必應包舉於蠻族四種之內，於是就 Strabo 原名中，苦苦求其對稱，有謂氏當讀如本字者，有謂氏應音氏者，有以 Pasiani 爲 Gasiani 之訛而認與月氏相對者，（註五一）支離曲解，不足悉舉，得此疏證，當可廢然思返矣。抑依前白鳥說，蒙古語之 g，殆與 h 相近，是 Taugas — Tausas 之視 Tokhari 所差固甚微也。

或者疑敦煌既比定於 Tokhari 後來似不應再以 Taugas 即敦煌名我國，殊不知 Strabo 氏之記載，得自傳聞，彼祇知有此族，未悉其確從何來也。逮敦煌開郡，重要日增，外人投止者因指此爲稱，彼亦未悉語原何本也。應劭通習掌故，已意爲揣測，矧在外人，由是而再度輸入西方，變族稱爲國稱，名雖同而意義迥殊，事有所因，非出強解矣。

(1) 脫烈美 (Ptolemy) 書之 Thogara 氏，羅馬人，書約著於西元一五〇 (桓帝和平元) 年，所記東方商路，其資料得自時代稍先之 Marinus (地中海東岸 Tyre 港之航員，約與班超同時。) 且爲馬基頓商人 Maes Titianus 所嘗經行者。此商路余未嘗作全部研究，今祇介紹前人可採之說耳。按脫烈美地圖有 Thogara 地方，其南曰 Aspakarae，東曰 Drosakhe，城，再東爲 Daxata 城，此城有流入 Bautisos 河之支流，再東爲 Ottokorhas 山脈，最末乃達 Sera Metropolis (絲國都城) 據前人解釋之可採者：

(a) Richthofen 爵士謂 Thogara 似觀貨羅，即大月氏或大部，是也。惟以之比定於西域記一二之觀貨邏故國，而位諸于闐，且末之間，(註五二) 則不然。藤田氏辨之云：同記葱嶺中諸國，亦稱觀貨邏故地，此非觀貨邏國原地之謂也。(註五三) 史記言大月氏餘種保南山光，魏略云：燉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婁羌西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可見其餘種遠臺西方，觀貨邏故國云者，祇是月氏遺類所建之國而已。(註五四)

(b) 藤田氏謂 Thogara 者敦煌也。(註五五)

是二說也，在藤田及他人視之，似相背，而在余視之，實相成。蓋觀貨邏之語原，與敦煌之語原，本是同根之故也。Richthofen 爵士之誤，因祇知觀貨邏與 Thogara 相對，而不知觀貨邏厥初來自敦煌，藤田氏之誤，因祇知 Thogara 不能位置於 Takla makan 沙漠之中，而不知敦煌語原，即自觀貨邏而出。故假兩說皆爲不誤，則余(一)項敦煌即觀貨羅之比定，可以間接證明而成立。

### 石塔 (Stone Towers) 附考

依脫烈美氏記載，商路中之石塔，爲隊商未入支那之宣誓地方，即我國第一重門戶也，故石塔何在，不可不附帶一言。前人考證，有擬爲(甲)塔什庫爾干 (Tashkurgan) 者，如 Rawlinson 氏，(註五六)(乙)塔什干 (Tashkend) 者，如 Al-Biruni (註五七)(丙)鄂什 (Och or Ush) 者，如 Wilford 氏，(註五八)按漢書九六上西域傳，出西域有兩道，南道西逾葱嶺，出大月氏，安息，北道西逾葱嶺，出大宛，康居，奄蔡，脫烈美書所記，是安息通我國商路，倘石塔爲塔什干或鄂什，則安息東來，行從北道，與漢書不符，故(乙)(丙)兩說，全無成立之餘地。(甲)說之根據，殆因地有石堡，史地家因認爲宋雲行記之漢盤陀國，與大唐西域記之竭盤陀國。西域記一二云：『竭盤陀國……此國之先，葱嶺中荒川也。昔波利斯 (Parse) 國王娶婦漢土，近歸至此，時屬兵亂，東西路絕，遂以王女置於孤峯峯極危峻梯崖而上，下設周衛，警晝巡夜。時經三月，寇賊方靜，

107772

欲趨歸路，女已有娠。使臣惶懼，謂徒屬曰：王命迎婦，屬斯寇亂，野次荒川，朝不謀夕，吾王德威，妖氛已靜，今將歸國，王婦有娠，顧此爲憂，不知死地，宜推首惡，或以後誅。訊問諠譁，莫究其實。時彼侍兒，謂使臣曰：勿相尤也，乃神會耳。每日正中，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馬會此。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歸必見誅，留亦來討，進退若是，何所宜行。僉曰：斯事不細，誰就深誅，待罪境外，且推旦夕。於是即石峯上，築宮起館，周三百餘步，環宮築城，立女爲主，建宮垂憲。至期產男，容貌妍麗，母攝政事，子稱尊號，飛行虛空，控禦風雲，威德遐被，聲教遠洽，鄰域異國，莫不稱臣。』此段半神話式之支那公主下嫁波斯故事，國史不載，本脫胎於安息語 (Pehlevi) 撰著之 Bundeshesh 書，公主國籍，非謂支那，蓋俗傳漸久，各地影射，始原何處，已難確知。若漢盤陀非今之塔什庫爾干，應爲喀喇噴赤 (Kala Panja)，余已辨之甚明。(註五九) 吳德 (Wood) 氏云：噴赤 (Panj) 河 (註六〇) 因五小山上建壘而得名，此五小山統稱喀喇噴赤。(註六一) 然則西域記竭盤陀之石峯，應於喀喇噴赤求之，而石塔爲複數 (Stone Towers)。(註六二) 塔什庫爾干僅一壘，數目不合，喀喇噴赤爲五堡，實適於古石塔所在也。六朝名僧西行，循南道踰葱嶺 (註六三) 而程記較詳者，有法顯、宋雲、顯師遇於魔後，西南折入竭叉，此因其目標向印度求經，故再逾印度庫施 (Hindukush) 山脈。(註六四) 非當日商道，今可不論。宋雲自于闐遇朱駒波 (Sarughchupan)。(註六五) 入漢盤陀，西出鉢和 (Khulm)。(註六六) 恰循漢書逾葱嶺出大月氏之南道，必即一八七〇 (同治九年) Münshi Faiz

Balkhsh 由塔什庫爾干 (註六七) 赴葉爾羌路程之一段。(註六八) 當爲安息東來所經。宋雲行記云：『自發葱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夏，實半天矣。漢盤陀國正在山頂，』蓋過此而東，地勢漸低，降入天山南路之沙漠大平原，當日葱嶺迤東諸國，咸受漢都護指揮，即我屬地無異，故以喀喇噴赤當石塔，尤與第一重門戶之情勢相符。夫塔什干之義爲石城，塔什庫爾干之義爲石壘，與石塔意義雖近，然前者路當北道，無待再論，後者則中亞尙有同名之地。(註六九) 不止一處，名太普通。(註七〇) 況 Faiz Balkhsh 謂塔什庫爾干之石堡，非古代建築。(註七一) Rawlinson 氏亦嘗言：波斯作家修成吉思汗史者，關於屈出律一役，均保存撒里桓 (Sarik-kul) 之稱；Mirza Hyder 著 Tarikh-i-Rashidi 約當一五三五 (明嘉靖十三年) 年，其記葉爾羌河上源時，祇謂撒里桓爲此水西流折向東北之地點。(註七二) 不言塔什庫爾干；Mir Ezzet Olleh (一八一三—嘉慶十八) 說及此方，惟用 Serkul 或 Ser-i-kol 之稱，顯見塔什庫爾干一名，起自近代云云。(註七三) 余按 Sa-hikuli 親征錄作撒里桓，元朝祕史二作撒里黑崑，西域圖志一八作塞爾勒克，西域水道記一作塞勒庫勒，下迄道光初元 (一八二一)，塔什庫爾干尙不見於記載，西人謂名起近代，其說甚確，則又安能以近世命名之石壘，證爲千餘年前所稱之石塔乎。職是之故，(甲) 說亦應在屏除之列。總言之，兩漢繪帛輸出之路，實循南道，西上帕米爾，經喀喇噴赤，出烏澹 (Oxus) 河上游，以西至波斯，此則吾敢斷言者。若其全部考證，猶

有待焉。

## 結論

今試再將 Tokhari, Thogara, Taugas 三名，排列比觀，可見此語經數百年間，幾回轉譯，略去語尾之外，其發音變化甚微。初次輸入西方之 Tokhari 爲種族稱，Strabo 氏聞而知之者也；再度輸入之 Thogara 爲郡縣稱，脫烈美氏據親歷者所說而書之者也；三度輸入之 Taugas 則由郡名晉爲國號，Simocatta 氏亦聞而知之者也。依此輸入次第以推測，Taugas 之用稱我國，應在五胡亂華而後。維時南北隔絕，涼土自域，外國商胡，率不能南達中原，僅至西夏而止，敦煌地位，遂益爲華戎所支一都會，如舊記所說。秦穆通西戎而震旦之號行，敦煌綰鎖鑰而桃花之稱著，史例如斯，非爲創見矣。

若夫歐語之 i 之 a 爲指人指地之語尾，突厥碑之 *č*，當即蒙古語之赤 (*ci*)，猶云人也。伯希和氏曾言，突厥字彙，似有一部承襲自蒙古近種之蠕蠕，(註七)四六朝正蠕蠕稱伯時代，然則突厥碑之 *Taqač*，殆襲自蠕蠕，謂其語起自五胡亂華而後，證諸突厥名稱而益可徵信。吾今草此編，正欲斷章取義，竊應劭敦大煌盛之訓，祝我輩桃花石日臻大盛，以毋負前人『強貫世界』『諸事皆巧』之稱譽也。

(註一)此名梁賦貢圖初著錄，即後來隋書之拂菻也，說見聖心二期拙著課餘讀書記二——三頁。

(註二)亦寫作 Taugast, Taugas, 或 Tavgas。

(註三)亦寫作 Taqač

(註四)此名有 Simocattos, Simocatos, Simocates 各種寫法，於東羅馬 Heracles 朝，仕爲祕書。

(註五)希臘度名，等於六〇六・九呎或一八五公尺。

(註六)西突厥史料一六三頁，並參看史地考證續編二——三頁。

(註七)全文據 Klaproth, Memoires Relatifs a l'Asie, vol. I (1828) pp. 261-2 及 Howorth in Geog. Mag. vol. III p. 50 譯出，中如『王位世襲』一語，白鳥氏譯作『此國之主權，常握於王室之手』，又如『至現時及 Maurice 朝』氏譯作『然至近年即 Maurice 帝之世』(均見東胡民族考一三〇頁)語意微異。

(註八)Klaproth 法文本原作 Qui n'est éloignée (de Taugas) que de peu de milles 相去哩數，未有指實，Howorth 斷爲相去九哩，似於原意未符，又交通史料續編一冊譯稱有城距都數里，余終以爲應作相去不遠，較得其意也。Knouban 指長安，諸家無異辭。

(註九)Klaproth, op. cit., p. 283.  
(註一〇)十八世紀後半葉著撰。  
(註一一)東胡民族考一三〇頁。  
(註一二)同上二二頁。

(註一三)Nachworte, p. 35.  
(註一四)燕京學報十三期契丹名號考釋。

(註一五)此名寫法有五，宋書作託跋，南齊書及魏書作托跋，慧琳辯正論音義作拓跋，通典作拓跋，廣韻作拓拔，論衡書年代，宋書最先，故從託跋寫法。

(註一六)東胡民族考一二二頁。

(註一七)按白鳥氏文載日本史學雜誌二十二編，約發行於民元以前，(此據近譯東胡民族考，若田中譯多桑蒙古史一二四頁注，則謂託跋氏說發表於史學雜誌十五編，以手中無本可對，故附識之。)伯希和氏文登一九二二(即民十)年通報。

(註一八) 史地考證四六——四七頁。

(註一九) 陳氏書刻於光緒二十三年，手中無本對，祇據東胡民族考一二九頁轉引。

(註二〇) 氏云：『今假定如舊唐書所云，禿髮與吐蕃為同名，而托拔與吐蕃，亦非可比較者，何則，托拔一語，似西域諸國所以呼中國之 Tangas 或 Tahgat 之對音也。』(東胡民族考一三〇頁)按托拔有非 Tangas 則錢陳兩說，應有考慮之價值，今託啟即 Tangas 之問題，尙待討論，而錢陳之說，又無別證打銷，故氏之考證為不合論理。

(註二一) 伯希和氏漢譯吐蕃名稱云：若欲將吐蕃牽涉到西藏土名之 Bod，似乎為時過早(史地考證續編六三頁)，已於柔氏說致懷疑態度，今即許兩名有關係，要難保藏語非從轉譯而來是吐蕃之對 thub-phod 縱得成立，未足以打銷吐蕃(禿髮)即託啟異譯之一說也。

(註二二) 史地考證續編六二頁。

(註二三) 同上六三頁。

(註二四) 東胡民族考一二九頁。

(註二五) 史地考證四六頁。

(註二六) Geog. Mag., 1876, vol. III, p. 50 and 1878 vol. V, p. 173. 又 Tamidi 之考證，參看金陵學報拙著『西遼史』書所見。

(註二七) 據東胡民族考一三二頁及史地考證四七頁。

(註二八) 交通史料編一冊。

(註二九) 史地考證四六頁。

(註三〇) Geog. Mag., 1876, vol. III, p. 50.

(註三一) 史地考證四七頁。

(註三二) 漢書二八下敦煌郡龍勒縣下云：『有陽關、玉門關，皆都尉治。』

(註三三) 按後漢書一一八于真傳元嘉元二年下，書敦煌太守馬達，車師後王傳元嘉二二年下，書敦煌太守司馬達，(漢西域圖考三引此，祇稱馬達)顯是同人，可為前

傳書司字，亦可為後傳衍司字，余則疑後說近是也。

(註三四) 晉書八六張駿傳，晉遣耿訪、賈陵等使涼，以驛道不通，停梁州七年，後訪以詔書付陵，託為買客到長安，咸和八年，始達涼州；又言駿之世，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鬃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

(註三五) 同上，駿分涼州西界三郡置沙州府；又張祚傳，祚聞桓溫入關，懼欲西保敦煌。

(註三六) 以上事實，除標明引書外，其餘分據漢書、後漢書、晉書、宋書、魏書及裴紀功碑等，不一指出。

(註三七) 見佛遊天竺記。

(註三八) (註三九) 均見高僧傳三。

(註四〇) 出三藏記集八。

(註四一) 據斯坦因(Stein)氏調查，玉門關自敦煌東還，似在玄奘西遊前為時不久(史地考證三一頁)。按隋書八四大業六(六一〇)年，『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晉書一四地理志，『元康五年，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宜安、深泉、廣至等五縣，分酒泉之沙頭縣，又別立會稽、新鄉凡八縣，為晉昌郡，晉昌郡略當清代之安西州，隋之晉昌城，必是晉之晉昌郡，是玉門關東還，最少在大業初年矣。

(註四二) 各解均見漢書二八下地理志。

(註四三) (註四四) 西域篇八六——八七頁。

(註四五) Chinese Recorder, 1876, vol. VII, p. 343.

(註四六) 田中譯多桑蒙古史一一四頁。Howorth in Geog. Mag., July, 1876, p. 173 及東胡民族考一三〇頁。又據交通史料編引Abulfeda作 Timg-haj Al Niswy 作 Tooghaj Clavijo 作 Tangus (按 Clavijo 乃明初西班牙人)。

(註四七) 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一一——一二頁。

(註四八) 史地考證續編八一頁。

(註四九)史地考證四七頁。

(註五〇)地以族名或族以地名，歷史均有其例，但在文化未開之時代，則前例居多也。

(註五一)張騫西征考三五——三六頁。

(註五二) Geog. Mag., 1878, vol. V, p. 13.

(註五三)此說轉引東洋學報三卷二號白鳥氏西域史上之新研究。

(註五四)西域篇八五頁。

(註五五)同上八七頁。

(註五六) Jour. R. Geog. Soc. vol. Xlii, 1872, p. 504.

(註五七) Yule in Wood's Oxus, 1872, 2nd edit., p. XXXIV.

Al-Biruni 爲大食人，生當九七三——一〇四九年間。

(註五八) Yule, op. cit., p. XXXIV. 按此地在今喀什噶爾西北。

Wilford 氏乃十九世紀初人物。

(註五九)說見拙著佛遊天竺記考釋(商務書館出版)三三——三五頁。

(註六〇)即宋靈行記之孟津河，說同上拙著三三——三四頁。Pari 此云五也。

(註六一) Wood, op. cit., p. 329.

(註六二) Jour. R. Geog. Soc., op. cit., p. 507.

(註六三)(註六四)法顯西行，初由南道之鄯善，西北行至北道之僑夷(今喀喇沙爾)，復由僑夷折向南道之子圖(今和闐)，非盡循南道行者，惟上葱嶺時實由南道，參看拙著佛遊天竺記考釋，一三——四五頁。

(註六五) Sérigh Chaupán 是否即沙和達(Sarhad) 余前以未識語原，故不能作斷定語(同前拙著三五頁)。今據莫德氏地圖，此地亦稱 Dara Sarhad Wakhan 計當巴洛哈爾(Baloghul)山口之北，喀喇噶赤之東南，休循(Yasin)之西北，Faiz Bakhsh (Bursk) 之瓦罕(Wakhan) 凡分四區，其第四區爲 Sad Surigh Chaupán 瓦罕之人，呼曰沙和達，猶云邊界也，自休循薩多(Gileit)相連(Kanjid)及新疆來路，咸會於此，其赴各地者，亦由此分途(Jour. R. Geog.

Soc., op. cit., p. 462)又玉爾氏言，此名在 Elphinstone 氏(約一八一五年)以前各地圖，均未繪入，惟巴卑爾(Baber)時，明弘治間——一四八八至一五〇五)已有是稱，即今 Sarhad Wakhan 河谷所構成之地域(Yule, op. cit., pp. LIV, LXXIII.)

(註六六)說詳同前拙著三七——四〇頁。

(註六七)此塔什庫爾干即 Khulm 之別稱，與我國之塔什庫爾干(即前後文所舉者)同名異地。

(註六八) Faiz Bakhsh 於是年奉英政府命，由印度赴葉爾羌，著有行程記，見 Jour. R. Geog. Soc., op. cit., pp. 448—473 茲節舉其自塔什庫爾干(Khulm)東行至喀喇噶赤一段路程於後，時爲一小時，乃馬行時刻，關於括弧內示疑問，則玉爾氏附記者也。(一)自塔什庫爾干三時五〇分至 Yangarich (二)九時五四分至 Ak Sarai (三)十一時四八分至見都斯(四)八時四八(二八)分至塔里寒(Talikhān) (五)十時五〇分至 Mashhad (六)四時一八分至 Dargān (Daryn?) or Darah-i-aim (七)五時八分至 Argu (八)二時三〇分至 Faizabad (按達克山都城) (九)四時二四分至 Bahārāh (十)四時五四分至 Aoji (十一)六時至 Thirgān (十二)五時四一分至 Qaibak (十三)二時二分至塞迦薩(Iskahan) (十四)二時五十六分至 Yarakh (十五)四時一三分至 Pajish (十六)五時一八分至噶赤(瓦罕都城)即余所謂古之漢盤陀也。以上十六程，共行八十四小時三十八分。

(註六九)即前註(六七)(六八)所舉之塔什庫爾干。

(註七〇)玉爾氏謂塔什庫爾干之名，太過普通，不以 Rawlinson 氏之說爲然。

(Yule, op. cit., p. LX.)

(註七一) Jour. R. Geog. Soc., op. cit., p. 468.

(註七二)此西流折東北之地點，即我國之塔什庫爾干，今蒲犁縣。

(註七三) Jour. R. Geog. Soc., op. cit., pp. 507—508.

(註七四)史地考證續編五九——六〇頁。